



插图1



插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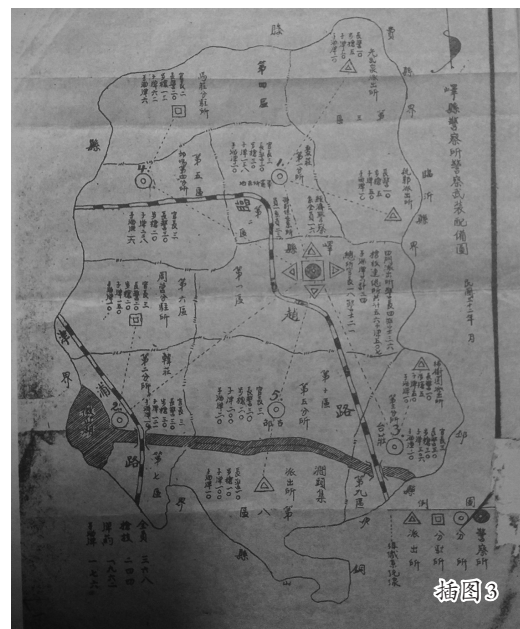


插图3

抗战期间日军在枣庄的特务组织

○王功彬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近代政府后,对外扩张思想重新抬头。扩张的主要手段是依靠武装侵略,那么研究中国的军事则是日本军方当务之急,因而急需构建对华谍报体系。从1873年开始,日本连续三年派遣谍报人员来华收集情报,内容包括兵要地志、气候条件、山岳高低向背、地理城郭要冲、河海深浅状况等。在政体法令、宗教文化、教育情况、商业税法,甚至连当地妇女头上的发髻样式等风俗人情情况也都作了详细调查,这为以后全面侵华、长期占领中国领土、掠夺资源、增强战时、战后的统治力,做好了充分准备。

关于对山东的情报调查,日军在山东各地也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和特务组织网络。有资料显示是从1872年开始派员来华进行谍报活动,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为止,无时无刻不在收集情报。这些特务组织机构大致分为四个系统,即日军军部系统、宪兵队系统、新民会系统、伪政权(伪警察)系统。为了掩人耳目,一些特务组织多以“公馆”“洋行”的形式对外出现。驻山东最著名的特务机构是“山东省北支派遣军特别警备队甲第1415部队”,隶属日本北支那派遣军参谋部领导,该部队队长由日本宪兵队济南本部队长村上直枝兼任,地址设在“涇源公馆”(今济南西门大街72号,齐鲁金店处)。

(插图1:侵华日军的特务大本营——济南“涇源公馆”今貌)

1938年3月18日,日军侵占枣庄后,第二天就在中兴公司大楼上挂起了太阳旗,然后把中兴煤矿变成了一座兵站基地,东至临沂,北到滕县,统归枣庄日军管辖。为强化统治机器,又建立宪兵队和警察局。设立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内的日军宪兵队就是住枣日军的最高特务机关,队长首岛是一名高级特务,属北京特务系,直接受命于日本甲第1415部队济南宪兵队队长村上直枝的领导,并配有朝鲜籍翻译王子敏。

(插图2:日军拍摄的枣庄中兴煤矿公

司大楼) 早在1938年初,枣庄大敌压境,中兴煤矿公司矿警队撤出枣庄矿区,只留下第三、四两个中队作掩护,由于德籍矿师克里柯的告密,日军进入枣庄后致使两个中队撤离困难,除部分队员逃跑外,三、四中队队长马隆贵、戴思棠则带领二百人全部投降了日军,被改编为两个队,戴、马分别任一、二队队长。后住枣日军头目山本,又抽调部分鬼子与矿警队合编,扩为一个大队,大队长由日本人大担任。

1938年10月,日籍在枣庄矿区西南侧修筑了一个大兵营,驻扎日军独立步兵营第194大队,专门负责警备枣庄,镇压矿工的反抗。另外又从外地招来了11人,成立了“警察所”,由中国人柴启杰任所长。

1939年3月,陶庄煤矿成立矿警队,隶属于枣庄宪兵队,共24人,中国人朱苍继被任命为队长。

1941年11月,在枣庄成立矿警总队,日本人龙泽寿任总队长,副队长为大本和西村。下辖两个队,每队设日、中各一名队长。伊藤二男、中村分别为一、二队队长,戴思棠、马隆贵分别为一、二队中国队长。另外还设立了一个特务班,伊藤二男兼任班长,副班长为中国人张振。矿警队共三百多人,至1945年已扩充到七百多人。

1942年,住枣日军宪兵队成立“宪兵分遣队”,队长为松本,配济南人肖振东为翻译,活动范围在枣庄、临沂一带。为掩人耳目,松本在枣庄开设了“岛津洋行”、“米面代销店”,作为特务的活动地点。同时又成立“剿共班”,日本人管野、山本、永吉先后任班长。汉奸王全忠任中国班长。

(插图3:日伪时期峰县警察所警察武装配备图)

“剿共班”的主要任务是从事特务活动,发展特务份子,捕杀共产党人,破坏抗日组织,刺探军事情报,在枣庄无恶不作,罪行滔天。

1942年11月,济南宪兵队队长村上

直枝又派日特田中、长崎、济南警察局翻译郭西中,带特务冯树魁来枣,辅佐枣庄宪兵队队长首岛,并设立三个中队:第一队驻韩庄,由日本人田中任队长,与韩庄汉奸张来余的警备大队勾结在一起,进行情报搜集和“剿共”活动;第二大队驻临城,由日本人长崎任队长,专门搜集临枣铁路的安全和情报搜集;第三大队驻枣庄镇,由日本人松本任队长,其名为“保护煤矿”,实为在中兴公司内外刺探我地下抗日武装的情报。

(插图4:日军拍摄的“中兴煤矿”一宪兵队头目)

为控制枣庄的抗日力量,搜集情报,发展特务,建立特务组织,首岛把冯树魁安插到中兴煤矿公司当了一名职员,以此为掩护引诱中国人当了特务,先后发展了贾继荣、朱连壁等二十多人加入了特务组织。如特务贾继荣,曾在1939年2月参加过国民党地方抗日游击队(梁继路部),后考入中兴煤矿公司电务处。1940年12月,贾被派往北京参加“开发矿山技术训练班”学习,返回中兴煤矿公司后与已被日军逮捕后释放的八路军教员、同学梁中侠恋爱,被日特松本所威逼诱惑,加入特务组织,于1944年6月打入八路军内部,其主要任务是侦察八路军电台位置、根据地主力军的配备和兵工厂的生产情况。好在贾继荣只是在八路军一地方武装当了侦查员,其所掌握的情报价值不高,未对我方造成很大损失。抗战胜利后,贾继荣惶惶不可终日,却很侥幸地混入了枣庄市公安局工作,直到1953年,时已在淄博矿务局黑山井任井长的贾继荣才迫于政治压力向所在单位坦白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因此被撤职。枣庄市公安局于1960年4月,在查阅日伪时期的“卓阳书店”文档时,从中发现贾继荣的特务嫌疑,顺线追踪,终于挖出了这个隐藏17年的日本特务。

(插图5:日本潜伏特务贾继荣登记表)

三 在日军侵占枣庄近八年的时间里,大量发展特务组织,收买地痞流氓充当汉

奸,设立酷刑场所,如进行烙铁、皮鞭、老虎凳、压杠子、灌辣椒水等酷刑,来残杀中国人民,其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如我潜伏在中兴煤矿公司矿警队里的地下党员赵德全,在一次召集的秘密会议上,被安插在矿警队里的“剿共班”成员孙延明、任振光告密,致赵德全、徐玉庆、齐殿英、张传樵、孔祥珍、潘砚田、朱长胜等六人全部被捕,后赵德全、徐玉庆在济南壮烈牺牲,其他人被判处徒刑。“剿共班”班长王全忠发现了中兴煤矿公司的地下党支部,向日军告密后,亲自带领鬼子到中兴煤矿公司东大井抓走了共产党员李康、郑毓林等二人。八天后,李、郑惨遭鬼子杀害。枣庄矿区地下党支部书记鹿广连,因被当了日本特务的邻居袁海庭(矿警)告密,宪兵队马上包围了鹿家,鹿广连得到消息后迅速逃离,而其妻徐德兰和孩子因转移不及,被日军抓捕,后被绑在中兴煤矿公司西南门外的大街上,用铡刀残忍杀害,不满周岁的孩子也被活活劈死,后被移尸街头,剖腹示众,惨不忍睹。

(插图6:中兴煤矿公司西南门)

不仅对抗日人士和共产党员进行杀害,以至于矿工们每天都在万分惊恐中度日。矿工李某因几天没吃饱肚子,无力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一边睡了一会儿,结果被监工的鬼子发现,举棍就打,直被打得鲜血直流,最后被推进水沟活活淹死。矿场是个阎王殿,矿工们进出时就像过鬼门关,每次出入必须脱帽行礼,行礼慢了,就会遭一顿暴打。工人顶守全证件出示晚了,就被鬼子刺了一刀。电工洪金章身上无意带了一颗螺丝钉,被鬼子搜出,一顿毒打后,头顶砖头,跪在焦渣上,双膝鲜血染地,昏倒在地。所以,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曾有这样一首歌谣:

一进大门泪交流
进了矿场七遍搜
三层“高楼”(指井架)爬上去
下到地坑当马牛
这也是枣庄矿工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唱出了他们的辛酸和悲惨命运。

四 有压迫就有反抗。

针对日本特务组织的种种暴行,枣庄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1938年秋天,枣庄中心县委派张福林、于康二人,来枣庄煤矿具体指导矿工进行抗日活动,并在枣庄设立许多情报站,利用小商贩、黄包车夫等职业作掩护,刺探敌情,送到山里。如三合街的李大娘,经常在日军大兵营附近活动,一看到日军有增兵情况后,就断定日军要出动“扫荡”,就把情报藏在头发卷里,及时把情报送到山里。老工人董永法听说山里很缺炸药,便自己掏钱买通看管炸药的矿警队员,连夜偷出两箱炸药、两盘引火线送到山里。

为破坏日军“周期增产运动”计划的实施,矿工们采取消极怠工、“吃空名”、破坏机器和工作面等办法,使日军的掠煤计划受到严重影响。1942年日军共掠煤二百五十多万吨,而到了1943年则下降了三十多万吨,此后,更是一蹶不振,一年不如一年。

活跃在鲁南铁道线上的抗日队伍鲁南铁道大队,被老百姓称为“飞虎队”,他们爬火车、搞机枪、截布匹、炸桥梁,打得鬼子闻风丧胆,闻之色变。为了端掉以经营五金、布匹等日用百货为幌子的日本特务机构“国际正泰洋行”,游击队员洪振海、王志胜决定趁敌人麻痹之际,将他们除掉。于是,在1939年8月的一天夜里,洪振海、王志胜等三人悄悄摸进洋行,开枪将正在熟睡的三名日本特务大掌柜、二掌柜击毙,三掌柜击伤,缴获长短枪各一支。

(插图7:铁道游击队夜袭洋行时挖的墙洞)

1940年1月,已成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洪振海和副大队长王志胜决定再次攻打洋行。他们带领32名队员夜袭洋行,击毙日军13名,翻译1名,缴获长短枪6支和物资一宗,终于将日军这个臭名昭著的特务窝巢给彻底端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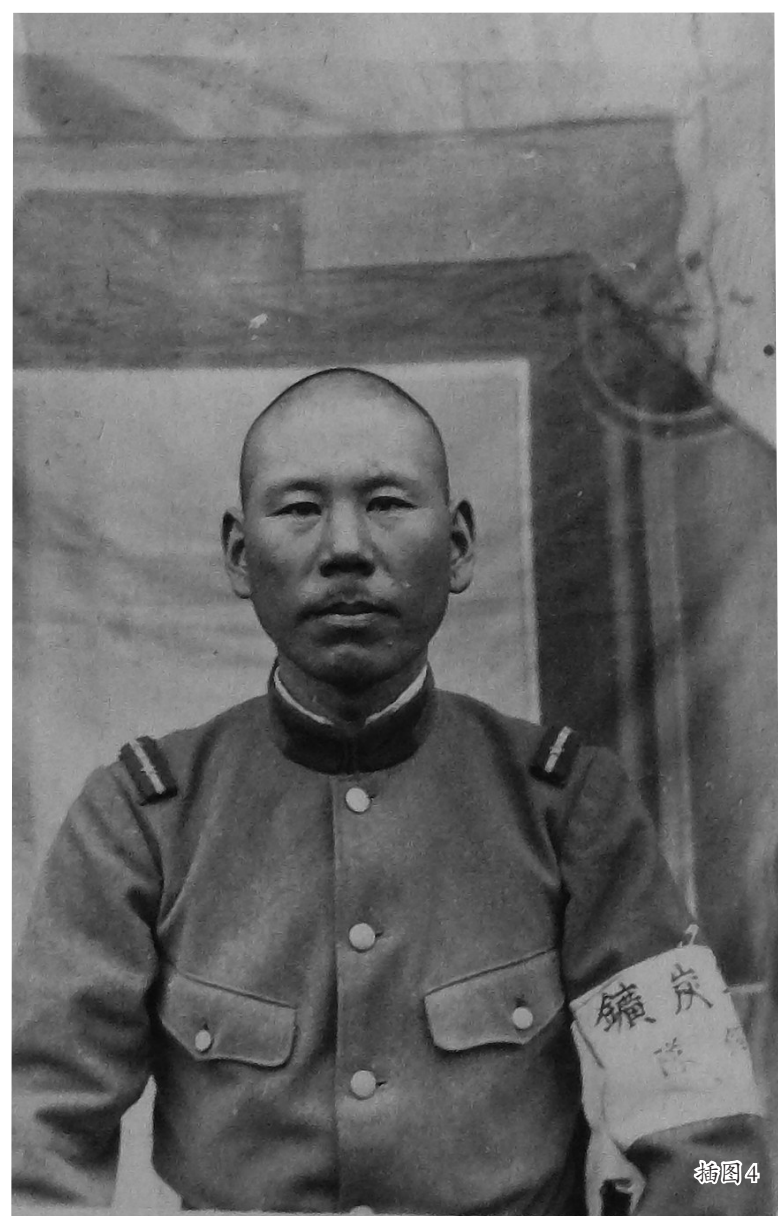


插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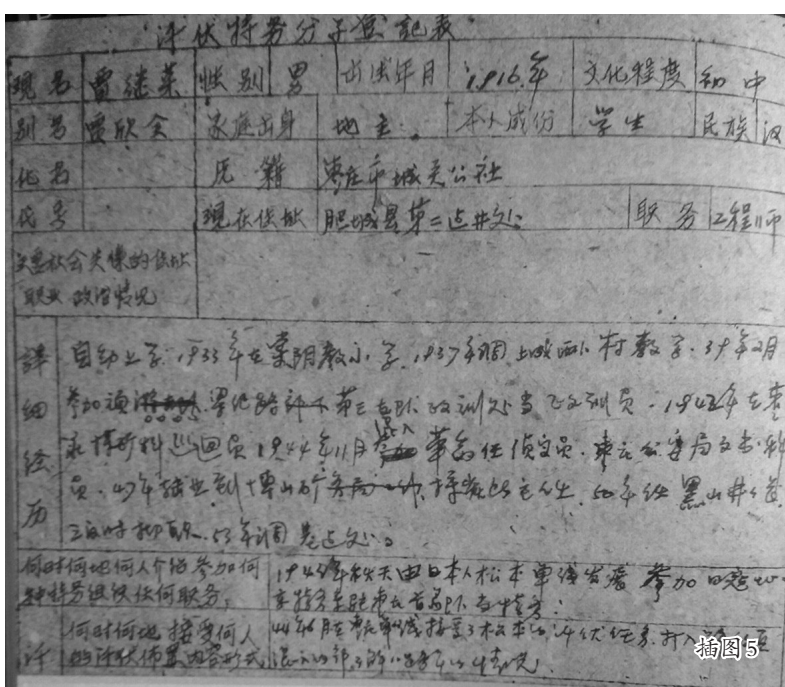


插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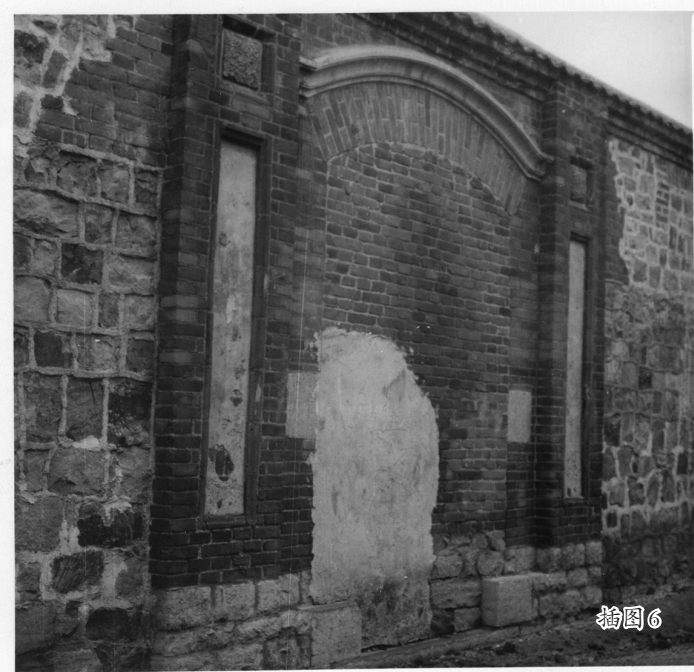


插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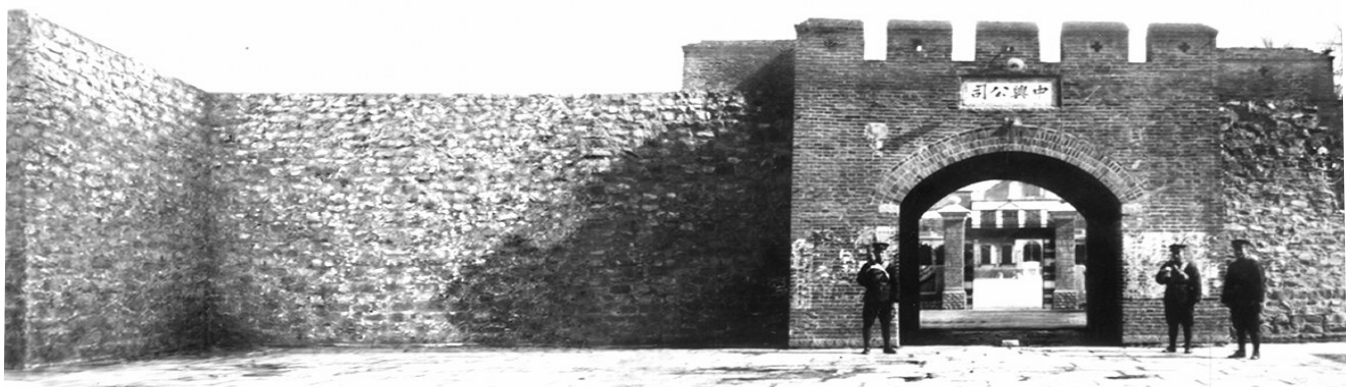


插图7